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四十八回 告病還鄉期避世 割襟為聘結良緣

詩曰：陰陽失位亂綱常，智士寧為蓑笠談。
倉猝歸閒虞聖責，虛詞佯托病膏肓。

話說瞿經略收服潘三游等巨盜，奏凱班師，風聞武后移唐為周，大加驚異，於路籌畫已定。及到長安，率領羊雷、潘三游同人朝來，令二人於午門外候旨。自入金鑾寶殿，朝見太后，山呼舞蹈畢，太后一見，笑顏可掬，細問征剿清海軍賊寇事體若何？瞿琰將招安巨寇羊雷、潘三游始末根苗，細細奏陳。又道：「此二人雖係為盜，未嘗妄戮一人。縱據城池，不害官吏。況將所擄金銀錢穀盡行收貯，不行浪費。臣以婉言宣諭聖恩，彼即解甲伏降，不用張弓只矢之力，全軍歸附。此二人皆忠義之士，況兼才藝不凡，勇堪萬人之敵，陛下如任以大將，必能為國建功，臣昧死奏聞，伏乞聖裁。」太后道：「此二人何在？」

瞿琰復道：「俱在午門外候旨。」太后傳旨：宣二人入殿。羊雷、潘三游朝拜畢，俯伏殿前。太后凝眸細視，這二人果然生得身軀雄偉，一貌堂堂。龍顏大悅，對瞿琰道：「得卿大展經猷，收伏叛寇。朕觀此二人狀貌魁梧，堪於重用，足見卿舉薦得人，不誤國事，朕心甚喜。卿等且退，候旨定奪。」瞿琰率羊、潘二將謝恩出朝。太后次日正欲傳旨出宮，忽近臣奏說：「新平道大總管國師懷義上表，為與突厥交鋒，屢戰屢敗，乞聖恩再遣大將，添上軍馬協助，庶可奏捷獻功。」太后見了表章，不勝驚駭，急宣瞿琰進朝商議。瞿琰道：「臣觀羊雷、潘三游才智有餘，勇堪摧敵，陛下授以官職，即領本部將士赴援，管取不日成功。」太后允奏，御筆親書：「授羊雷為義勇都尉，潘三游為昭信都尉，率領本部馬步軍兵二萬五千，速往新平助戰。」二將奉旨辭朝，星夜起兵去了。後來殺退突厥，捷勝回朝。二將皆升為兵馬大元帥，領重兵鎮守遼陽十餘年，邊境寧靜，於神龍元年中宗天子登基，召二將還長安，俱封為都督府左右二總管驃騎大將軍，子孫世襲忠武都尉之職。這是後話，按下不題。

再表武太后自遣潘、羊二都尉出軍之後，發下玉音於樞密院來，選授才能官吏往清海鎮諸縣之任，又發一道懿旨，令戶曹差官至清遠大羅山，裝載金銀錢穀，轉付兵部官員收貯，充為兵餉，給發邊庭將士。朝議瞿經略收服羊雷、潘三游之功，升授為兵部左侍郎。瞿琰上本辭官，太后不悅，召入殿庭面詰其故。瞿琰道：「臣前奉聖諭征討清海賊寇，隨路受了山嵐瘴氣，偶得心疾，日久不痊。乞聖恩給假還鄉，待病瘥之日，再當朝見陛下，以臨新任。」太后道：「觀卿之貌，神清氣足，臉色華潤，似乎無病者，何得妄辭去位，告假遠歸？」瞿琰道：「臣外貌雖覺豐潤，內實虛弱而不禁勞役。每靜夜疾作，氣膈心煩，殆不可忍。況服藥已久，並無靈效。乞陛下赦臣致仕，暫回調攝，苟延殘喘，無任感激之至。」太后道：「卿執意辭職而去，朕亦難以強留。但心疾一痊，便當赴闕之官，莫使朕躬懸念。御醫監諸生俱係國手，卿可令其診視病原，按症服藥，自能康復。」瞿琰道：「臣感聖衷如此眷顧，雖肝腦塗地，不足以報天恩。臣前班師之際，路遇一方士，言臣疾多根於火，藥餌未必有益，但宜淡名利、去思慮，怡情山水，不日可以告平。臣久慕金陵、兩浙山明水秀，勝概極多。臣省親之後，便欲往彼，尋幽覓勝，漸消戾念。今預奏明陛下，然後敢行。」

太后道：「朕久聞東南地境，風俗澆漓，人心狡詐。卿既至彼遊覽，隨路監察貪官污吏、豪宦橫民，代朕剪除，以安黎庶。」瞿琰道：「臣之問水尋山，只為去煩習靜。今復奉聖諭總廉訪之權，豈不更加煩劇？」太后沉吟半晌，笑道：「卿言良是。」令內侍捧出寶劍一口，御敕一道，付與瞿琰道：「以此二物賜卿。凡遇污濫不職、好盜詐偽之徒，盡行處斬，不必逐一聞奏。待卿赴京之日，類總面陳。」瞿琰叩首謝恩而退。隨即整辦行裝，擇日啟行。

此時太后與平章婁師德、杜景儉議瞿琰降寇功績，贈亡考瞿天民為兵部侍郎、亡妣郝氏為二品賢淑夫人、長兄瞿穀除授岷州僉判、次兄瞿璋除授吉州錄事，差官齎誥敕到辰溪縣來，本縣大尹差人報知。此際瞿琰到家已經月餘，率二兄預排香案，迎候天使，開讀詔書已畢，望闕謝恩，厚待大使，回京復旨，不題。再說瞿璋自當年娶黨家侍女小春為妾，即與瞿琰相別。聶氏設誓不容見面，瞿璋權於花園書室中棲止。這小春溫柔勤謹，雅好恬靜，極得瞿璋之意，況兼精於女工，時常做些針指送與聶氏，聶氏也愛惜他，兩下安靜，並無一些話說。拈指光陰又將二載，小春忽然有了身孕。聶氏無限忻喜，朝暮使人探視，每以藥餌美食調攝，不覺又早臨盆。瞿琰知此消息，快樂倍常。

當下合家受了朝廷封贈，剛送天使出門，小春便覺腹疼，捱至半夜，產下一子。聶氏一聞喜報，匍匐奔至書房，看了孩兒，滿心歡喜。夫妻睽隔三年，此夜方得一敘。有詩為證：

因循數載隔鴛衾，今夜重諧伉儷情。
攜手未談衷曲事，解衣含笑熄銀燈。

此時山比離村內瞿家三位郎君都受了朝廷爵祿，瞿員外夫婦得了封贈，遠近之人皆贊歎瞿天民陰德好，故子孫得以富貴。正云：

積金以遺子孫，子孫未必能守；積書以遺子孫，子孫未必能讀。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，以為子孫長久之計。

古人又說得好：

人情不用掙，勢利兩相隨。

這瞿家親鄰友族見瞿琰提挈二兄做了官，又見瞿璋中年生子，那送盒禮來作賀的接踵而至。這平素交往的，理應饋送，自不必說。還有那親外之親、友上之友，一面不相識者，強以禮物趨奉。瞿琰心雖煩厭，又想：「人以禮來無非好意，若卻之不受，反使無顏。」

凡一概禮物，不拘親疏厚薄，盡行收下，終日整宴待人，並無一刻閒暇，喧喧哄哄，不覺這孩子又早滿月。瞿琰彩榮膺爵命之兆，為姪取名三錫。當日張筵動樂，接本族老親飲宴。賓客雖齊，尚未就座，忽蒼頭報說：「清陽庵滑道士和黨家鄰翁車老者，同一位蒼髯官人，親送禮物至衙內來，一行人已臨門口。」瞿琰率二兄迎接，同入中廳，與大眾一一相見，禮畢，那蒼髯官人令家僮捧過一紙大紅銷金禮帖，送與瞿琰。瞿琰接了，展開看時，原來那蒼髯官人就是花樓巷富商黨涑。瞿琰一觀，便知大略，將柬帖交與虞候。黨涑又令家僮捧過禮來，乃是：尺餘長碧玉簪二支，雪白滾盤珠四顆，二尺餘長珊瑚樹二株，犀帶二圍，顧愷之《五馬圖》一幅，鐘繇楷字一幅，王右軍行書一幅，銀盤金子圍棋一副，錦緞十端，牙笏二事。

瞿琰令虞候暫且收下。黨涑又令家僮鋪疊毯褥，下拜道：「樵朽遠遊，家遭大變，感蒙瞿爺大魔法力，二小女賴以全生，聊具菲儀，暫伸銜結。」瞿琰答拜道：「驅邪正化，濟困扶危，乃儒者之任，何勞過謝？前已受老嫗厚儀，今復惠此盛禮，重疊叨領，何以克當！」二人拜罷，車雲甫、滑士游向前施禮。

滑士游袖中取出一個折子，送與瞿琰。瞿琰接了，笑道：「老法師也送禮麼？學生斷不敢領！」滑士游也笑道：「瞿爺，瞿爺！我等出家人，專一白手要人的東西，焉有禮物送與人？」

這折子內是昔年瞿爺托老道羅穀散與饑民的數目，今特奉上，以便稽查。」瞿琰打開折子，略看數行，便藏於袖內。滑士游道：「瞿爺可要細查。我老滑若昧道心，欺下了升合顆粒稻子，我便……」車雲甫接口道：「阿呀，你、你便怎麼？」滑士游道：「我便罰誓！」車雲甫點頭道：「咦，空教老師活了許多年紀，今日乃瞿府公子彌月吉期，罰甚誓哩！爾等出家人吃大塊肉的手段，豈在乎升合之穀？」眾人皆笑。瞿琰又道：「學生與老法師許久不面，何並無一物為相賀之禮？」滑士游道：「黨君所具薄敬，雖是奉賀者，然圍棋一副，的係老朽一力贊襄，候瞿爺閒暇時，請教一局何如？」瞿琰道：「這赤金棋具，怎與恁對局？倘竊子而去，何以處之？」車雲甫道：「這樣東西，老滑便中受領一二，也未可期。但這棋子，老朽保的不致偷竊。」瞿琰道：「老丈

何以知之？」車雲甫道：「他貴庵中子子孫孫大便中撒下的車載斗量，庵裡也無處藏頓，何必偷別人的棋子？」眾人又拍掌大笑，連老滑也笑的淚下。少頃，伶人奏動鼓來。瞿穀弟兄商議，遜黨涑坐了首位，以下滑土游、車雲甫、眾客等次序而坐。

酒至半筵，車雲甫、滑土游離席把盞，遍敬諸座。眾人道：「二老丈年高尊客，何敢反勞賜酒？」車雲甫道：「諸君請罄一杯，老朽有言奉稟。」眾人都吃了一杯。二老者又執壺，一面斟酒，笑道：「請個成雙杯！」眾人又一飲而罄。二老又斟酒道：「事無三不成，再請一杯。」眾人都吃了，合席回敬罷，請問二老何言。車雲甫道：「曩日黨君家遭妖變，二令愛幾喪其命，仗瞿爺法力，殄妖驅鬼，二愛復生，一家賴以寧靜。後數月，黨君回府，為二愛覓婿，其中遣媒求親者甚多。媽媽選擇門戶相當、郎才出眾者五、七家，令二愛自卜，以結天緣。二令愛辭不婚配。黨君夫人委曲開諭，詢其志願，二令愛言：『昔日不幸險遭妖魔之玷，仗瞿郎救拔，得以全璧，望爹媽完此一段姻親，中心之願。倘瞿郎嫌貌陋家寒，不允其事，即祝發修梵，終身不字。』」黨君因瞿爺王事倥傯，羈身上國，寬慰二愛因循兩載。前聞瞿爺回府，又不敢造次輕於啟齒，與二老朽酌議已久。今奉些須薄禮，一則踵門面謝瞿爺當日之恩，二則賀小郎彌月之喜，三則求諸親事，瞿爺莫嫌庸俗，俯結絲蘿，望諸君贊襄，玉成其事。」合堂賓客，共辭稱快。瞿穀、瞿璿亦道：「難得黨長者高情，二公雅愛，三弟亦當敬諾。」

瞿璿低頭不語。滑土游道：「老朽係世外之人，不應管此塵內之事。然受人之托，不得不盡心耳。設使要瞿爺勞神費鈔，我老人家也不敢饒舌。觀瞿爺飽學多才，豈不是文章魁首？黨宅二姑娘聰明賢淑，雅稱國色天姿。更有一件妙處，媽媽對我說來，瞿爺俯就良緣，將一半家資贈作妝奩之費。正是郎才女貌，配合不差，瞿爺休錯了念頭，向後悔之無及！」台座皆笑道：「好一位冰老，此事斷該成就。」瞿璿正待推辭，屏後轉出侍郎之母媚姨道：「男婚女嫁，人之大倫。感承黨親家不嫌寒門鄙。陋，以二愛俯結朱陳，又蒙車老丈、滑法師宛轉贊翼，若再峻拒，反覺無情。」說罷，扯下衣襟一幅，金鐲一雙，令丫鬟交與大郎，轉奉黨親翁，權為聘禮，待後選定吉期，再行六禮畢姻便了。瞿穀將二物遞與車、滑二老，轉奉黨涑。眾人盡皆歡笑。瞿璿不敢違母之命，只得唯唯聽從。當下奏樂徵歌，觥籌交錯，合席盡興而別。黨涑回家，把衣襟、金鐲遞與媽媽，備將兩下成親的言語說了一番。荀氏大喜，即挽車、滑二老送二女庚帖到瞿府來。

且說聶氏見小春生了孩子，十分愛惜，一壁廂打點牀帳，移瞿璿進內室來，夫妻歡會如初。故外人傳笑蘇秦之貴，嫂激之也，張儀之顯，友激之也；瞿二郎之得子，妻激之也。這雖係笑話，也是聶氏的好處。

當下媚姨接瞿穀等商議擇日下聘一節，瞿璿道：「此親事遵母兄之言，不敢有違。然奉君命，廉按四方。若先畢姻而後出巡，是慢君。坐待兒完卻公事，朝京復命之日，然後合巹，豈不公私兩盡？」媚姨見兒子講的有理，只得順從。瞿璿將家務事調停了數日，即備辦禮物，兄弟三人同往鄂州劉仁軌府中，同至劉浣墳塋祭奠。劉仁軌整筵款待，問及征討清海州之事，瞿璿備細說知。劉仁軌道：「賢弟兵不血刃，潘、羊二寇望風而降。聖恩升授兵部侍郎，正當贊畫廟堂，何為告病而歸？」

瞿璿道：「目今太后信任讒佞，改唐為周，小弟若仕於朝，必有奇禍。自古道：急流勇退，謂之知機。故辭疾歸間，脫離羅網。」劉仁軌道：「賢弟青年潔行，吾不及也。」瞿璿又將賜劍、敕，並與黨家結親之事說知。龍氏道：「叔叔既已告歸，何不娶了二位嬌嬌，樂守田園，復自驅馳遠道，徒受風霜之苦。」

瞿璿道：「我初意久欲浪跡江湖，尋真訪道，故托疾辭官。若使朝廷知我遠遊，反獲誑君之罪。故先奏明，縱有讒間之言，不能深入。誰想復賜劍、敕，雖欲不行，不可得矣！然伉儷一節，出於無心，奈母、兄所迫，暫爾屈從，故假借奉旨巡行，待回家之日，另行裁處。」龍氏微知其意，不好多言，唯唯而已。數日後，瞿穀、瞿璿先辭別去了。

瞿璿就於劉府置辦衾衣一襲，道袍巾幘，帶了老僕瞿助之子瞿慶，背了行囊，跟隨伏侍。瞿璿暗藏劍、敕，拜別劉仁軌夫婦，取路往東南迤邐而行。不一日，早到長州地境。當日因貪走數里路程，蹉過了客館，就於陽埠鎮上一村店人家借宿。

當夜正睡間，幾遍被隔鄰哭聲驚醒。細聽時，卻是男子聲音。

次早天明，瞿璿問店嫗道：「夜間誰家哭聲甚慘，幾番驚醒睡頭？」店嫗道：「敝鄰第三家一婦人病篤垂危，其夫號哭已經數夜，老身一家被他攪的沒睡頭。」瞿璿道：「這婦人什麼病症，如此沉重？然其氣未絕，何必恁般悲慟？」店嫗道：「可憐見他少年夫婦，半路相拋，正為生離死別，怎不痛傷？」

瞿璿道：「你且講這女人委實何病，待我一瞧便知生死。」店嫗搖手道：「命在呼吸之間，多少高醫名士看過，並無一些靈驗。近來半月日，水米不沾，只有心頭這一線微氣未絕，師父休想這婦人再生陽世。」瞿璿道：「恁般說，不醫也罷了。

但病症根原，老嫗略談大概。」店嫗道：「說起來話也長哩。

敝鄰這後生喚做桃有華，從幼兒喪了爹娘，本村中開一小店，親手掙扎，娶了這位渾家鄭氏，帶得一窖財物來，且是生的美貌，夫妻恩愛，自不必說得。數月後，這桃有華算計有了幾百兩銀子，打疊起店面，販買胡椒、蘇木，往武昌生理。這女人自丈夫去後，未晚閉門，指撥婢僕等炊爨之外，即去紡花績線，謹守女工，鄰舍家未常見面，誰不道他一聲賢哲？不期今春二月初，他後門外貼河地上有股金光衝空而起，高及丈餘。這女。人聞小廝們說了，不合月夜出去一瞧，只見那一道金光打了幾個盤旋，竟衝入女人懷裡來，女人望後便倒，婢僕們攙扶回家，方才醒轉。其夜便有一大漢來與他睡，初時心裡明白，待欲喊叫，奈何渾身如醉，欲叫不能。自此後，夜夜胡纏，弄得這女人面皮黃瘦，腹脹如甕。日漸一日，淹淹沉重，近日斷了飲食，舉家無措。剛值這後生發貨回家，見渾家恁般狼狽，故晝夜啼哭。凡一概衣衾棺木俱已齊備，只候氣絕而已。」瞿璿道：「必是中邪了，我能治得，老嫗先去講知，我隨後便來。」店嫗慌忙去了。

少頃，桃有華親來迎候，引瞿璿同入臥室看時，那女人僵臥牀上，兩眼半開半閉，呼吸甚急。瞿璿看罷，對桃有華道：「恭喜，爾妻子不妨。」桃有華納頭下拜，哀懇道：「求真仙垂救，沒齒不忘，願以家資一半相贈。」瞿璿道：「爾且請起，待我治好了病人，再議謝禮。可取一杯水來。」桃有華躍起舀水。瞿璿袖中取出黃紙、砂，書符二道，一道貼於婦人腹上，一道焚化成灰，攙開婦人之口，用水送下。吩咐道：「任其自然，切不可移動。」說罷，且回店中，以候消息。

桃有華對店嫗道：「這少年全真如此模樣，未必有甚奇功。」店嫗未及回答，忽聽得鄭氏腹中泠泠地作響，沒一頓飯間，驀聞一陣臭穢之氣，出自被中。桃有華忙掀被瞧看，卻見半牀黃水。桃有華急取破布揩抹，又衝出一陣黑水來，比前更加腥臭。桃有華撥過馬桶。又少頃，解出綿絮也似物件出來，撒下大小小成團結塊之物，卻不甚臭。桃有華用杖細細撥開檢看，真煞奇怪，一個個有頭有尾有足，儼然是一蛤蟆，但紋縷未分，不能舉動。辰牌解至午候，堆積已平馬桶，向後撒下的微微清水。桃有華與店嫗都驚的呆了。

正相顧駭愕間，瞿璿早已走到，店嫗備將前項說了。瞿璿。令移過淨桶細看，心下已省著這樣妖孽了，忙喚桃有華以被覆蓋婦人和暖，又令取薑湯灌下。過了一刻時候，鄭氏方呻吟叫苦。瞿璿道：「好了，氣轉能言，其生可必。」急令揭下腹上之符，焚於門外。桃有華無限之喜，拜懇道：「真仙垂救，妻子得生，使某夫婦重圓，恩同天地。」瞿璿道：「爾娘子病體初痊，氣血甚弱，腠理皆虛，只可呷清淡飲湯；待其茶衛稍清，方得運化方淡薄粥；再能掙扎時，才可進其飲食；切莫性急亂餐。腹內一有阻滯，萬不可生矣。」桃有華叩首領教。瞿璿又笑道：「爾言妻子獲生，願以家資一半相贈，請勿食言，方稱君子。」桃有華忙忙地竹篋裡取出一紙帳單，遞與瞿璿道：「小可村居，家業涼薄，無以為贈。這帳目乃湖廣置回雜貨之數，約有六百餘金，願將一半送君，聊為謝禮。」瞿璿扯開帳目，看了一遍，交還桃有華，笑道：「吾是遊方道者，要此貨物何干？」桃有華又道：「真仙如不取貨物，可姑留旬日，待小可賣了銀子，相送何如？」瞿璿點頭道：「誠篤之氓，並無一毫市井氣味，可敬可敬。然我出家人，要此銀兩無用。汝脫貨之後，可將銀十兩贈與店中老嫗，便是謝我了。」桃有華叩頭領命。瞿璿和店嫗同回店中去了。桃有華且煎湯與渾家吃。有詩為證：

挾術遨遊不為錢，普施符藥起沉綿。

辭金願與村中婦，濟困周貧大義全。

且說瞿琰回店中間玩了一日，至夜靜之際，悄悄喚了瞿慶，窺入桃家後門近河空地上窺望，守至更盡，左側忽見地內一道金光衝空直起。瞿琰輕步近前細看，其光雖帶金色，氣味實帶腥羶。瞿琰即仗劍步罡，向八個方位皆捏訣畫符，那一道金光。漸漸縮入地中去了。瞿琰主僕回店安息。次早，問店嫗取了幾柄鋤，喚了數個健漢，帶了長槍繩索，一同往河口來。

瞿琰令眾人在金光處掘將下去，足有丈餘之深，只見是一土穴，方圍數丈，穴中有一奇物，盤踞於中。眾人見了，吶一聲喊，丟下鋤，四散走了。瞿琰走近看時，恰似簸箕大小一個蛤蟆。但見：

眼射金光，口衝黑霧。渾身疙瘡，凸凸凹凹飾萬點斑斕；攢項花紋，閃閃爍爍，聚一團錦繡。腥風觸鼻，陣陣難聞；惡狀驚心，般般可厭。

瞿琰急取槍往下投去，那怪物背脊中一槍，負疼躍起，怒目嚼齒，逕奔瞿琰。瞿琰仗劍揮去，砍中其首，那怪物便自垂頭縮頸，不能行動。瞿琰拔起背上之劍，在後胯單薄處一槍戳透，舉手招呼眾人攏來。眾人誰敢近前？瞿琰只得喚瞿慶動手，將繩子穿過胯間之洞，拖過來，橫懸在樹根上。眾人遠遠見了，才敢聚做一處。此時店嫗、桃有華等皆來瞧看，那店嫗驚的腰胯斷做兩截，伸舌道：「爺爺呀，好兇醜妖怪，嚇死人也。」

瞿琰對桃有華道：「爾渾家大難，皆由此畜。今不斬去孽根，隨後必又淫害他家婦女。」說罷，喚桃有華取利刀，割下蛤蟆臍下之肉，煨成灰末，用無根水吞之：「可保爾妻子一生無恙」。

桃有華飛步取刀，剗下臍下方寸許紅肉。瞿琰喚眾人到桃家搬出柴薪，堆疊河口，然後拖蛤蟆焚化，整整燒了一日，骨肉方成灰燼。瞿琰令眾人掃起，撒在窖坑之內。此時遠近來看的人，不只千數。當晚，眾人散訖，不題。

次日，瞿琰喚瞿慶結束行裝，打點起程。正吃早膳間，忽見一少年飛步奔入店中，向瞿琰便拜。瞿琰道：「爾有何故，行此大禮？」那人低著頭，又重拜起。瞿琰笑道：「真顛了，拜我作甚？」那人爬起跪倒的，約莫拜了二十餘拜，方才住手。瞿琰笑道：「慚愧，你也有拜畢的時節？」那人躬身道：「晚輩喚做顧信一，住於城內茶樵務前。晚見大仙手段，擒怪救人。晚輩有親弟顧信二，患癆疾已經一載，目今骨瘦如柴，伏乞大仙垂恩憐救，願殺身以報大德。」瞿琰聽罷，佯笑道：「吾之符藥，計疾可醫，但逢緣即舍，不與你這狡詐之徒。」顧信一叩頭道：「晚輩為弟求醫，出於真心實念，大仙何為狡詐耶？」

瞿琰道：「我說破你那狡詐處，管教你心服。」顧信一側耳靜聽，不知瞿琰講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